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什么是比较文学？

〔法〕 布吕奈尔 比叔瓦 卢梭 著

葛雷 张连奎 译



21188914

北京大学出版社



序

最近几年来，比较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已经逐渐开展起来了。在这方面，北京大学起了鼓吹推动的作用。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机构，一个比较完整的老中青三结合研究梯队也已形成。我们出版的这方面的书籍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全国的研究情况也表现出欣欣向荣的势头。

是不是一切都很好，都很顺利，一点缺憾也没有了呢？还不能这样说。在了解外国研究情况方面，我们还有不少空白点。一不够普遍，二不够深入，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努力。

从国际上来看，法国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有突出的贡献。对法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曾做过令人满意的翻译与介绍。但是仍然是一不够普遍，二不够深入。现在张连奎同志和葛雷同志翻译法国三位著名的比较文学家的著作《什么是比较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这是值得欢迎的。我相信，全国广大的比较文学者也会欢迎的。我虽然乐意写这样几句话，但估计我的话会成为蛇足，我也希望它成为蛇足。本书价值具在，读者自己会评断的。

季羡林

1987. 6. 23

译者前言

《什么是比较文学》^①是法国大学比较文学系科师生的一本必读教材。它的前身是由比叔瓦和卢梭先生合著的《比较文学》，曾经受到比较学者的赞誉。《比较文学》所表现出的严谨学风和科学精神，使世界不少学者甚为叹服；它在1967年出版后立即引起人们注意，很快译成四种外国文字，甚至在法国国内一度脱销，人们不得不去参看它的德译本和西班牙译本。¹1983年由阿尔芒·科兰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什么是比较文学》由三位作者对《比较文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加工和补充，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的趋势，代表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最新水平。

① 本书作者布吕奈尔(Pierre Brunel)，巴黎第四大学比较文学中心主任，著有《克洛代尔和莎士比亚》、《克洛代尔和盎格鲁—撒克逊的魔鬼崇拜》、《论埃莱克特拉》、《变形的神话》、《死者显灵和地下狱》、《戏剧和残忍或被衰读的普罗米修斯》。此外对文学和音乐的关系颇有研究。

比叔瓦(Claude Pichois)，巴黎第三大学总体和比较文学系教授。曾在法国其他大学及美国大学任教。著有《菲拉莱特·查斯勒》、《法国文学中的约翰·保尔·里施特形象》等；还编辑出版了《波德莱尔全集》、波德莱尔《通信集》等。

卢梭(André-Michel Rousseau)，法国普罗旺斯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发表过《英国和伏尔泰，1718—1789》等比较研究论文。尤其对文学和艺术的比较研究感兴趣。

相信这部著作对我国比较文学的深入发展能起到有益的推动作用。

这本书的名字颇引人思索。为什么用《什么是比较文学》这个题目呢？难道什么是比较文学至今人们还没有搞清楚吗？是的，究竟什么是比较文学，的确对很多搞比较文学的人来说并不是那么清楚。不用说我国的一些企图对比较文学一试身手的青年学者们来说，对比较文学的理解是十分模糊的，即使是那些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比较研究界的宿将们谈起比较文学来，也是各有各的理解和主张。因此，对比较文学做一番科学的界定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在对比较文学的界定上，本书的三位作者采取了一种既严谨又宽宏的态度。所谓严谨，即把一种必要的科学精神引入比较文学之中，他们审慎地研究了自加雷（~~Marie Carre~~）到艾琼伯以及美国、德国比较学者们对比较文学从实质到定义从不同角度提出的不同看法，进而提出了自己对比较文学的颇具涵括性和建设性的见解。所谓宽宏，即作者注意到比较文学在自己的发展中的演变及其所绽露出的新的趋势，同时对这种演变及趋势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和肯定。这三位作者并没有局限于所谓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之争的固有观念，而是采取了一种对二者兼容并蓄和有益的超越姿态。首先他们提出所谓法国学派不是法国人的学派，它是国际上的一股力量，是超越国界的。在这里我们看出这三位教授对法国传统的治学精神的严格尊重，以及对美国学者们富有创造性的见解给予了中肯的评价。正是基于这样的态度，他们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比较文学的历史、现状、对象、方法、功能的全面探讨和对文学批评的新成果及文学本身的思考，首先提出了，用作者的话说，“在教学上有

优势的”比较文学定义：“比较文学是有条理的艺术，是对类似、亲族和影响关系的研究，它将文学同其他表现或认识领域进行对比，或是在文学现象之间、文学本文之间进行对比，不论它们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否相隔，而只要求它们属于不同语言或文化，即使是属于同一传统。对比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对它们进行描述、理解和鉴赏。”（《接近一个定义》）这个宽泛的定义既包含了传统的类似、亲族和影响研究，又强调了不受时空限制的不同语言、文化间文学的对比和文学同其他表现、认识领域的跨学科对比。但正如作者所注意到的，这样一来，比较文学的界限反而变得模糊，甚至有被同化的危险。因此，作者又提出了一个较为严格和更为简明扼要的定义，作者说，这个定义可以列入汇编：“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对不同语言同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条理性和区别性的对比和综合性说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这个定义排除了文学的跨学科对比，强调了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和描述、对比及说明。两个定义虽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最终目的，从本质上说是一致的。它们体现了世界比较文学的新的发展水平，因而对于理解作为科学学科的比较文学和如何开展比较文学研究，无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书的作者们注意到从本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总体文学热的倾向，以及它给比较文学带来的新气象及其副作用。因为在本书的前身《比较文学》成书时，敏感的作者只是捕捉住了这个问题的端倪，还不具备对这个问题做出全面阐述的历史条件，但事过十六年之后，他们（加上新的合作者布吕奈尔先生）对此具有了充分的发言权，他们不仅把原来书中“总体文学”一章比较含混的论述，代之以清晰而肯定的《总体文学

史》一章，而且时时处处对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间的关系加以认真地区别和处理。我们在本书的第五章里读到这样的话：

“总体文学是巧合的研究，类比的研究，比较文学是影响的研究，但总体文学也还是比较文学。”三位作者的机智之处，首先在于他们把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加以区分，同时也继承了法国比较文学的传统。他们既对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表示了一种慷慨大度的赞许，同时又对比较文学中过滥、过泛、过去牵强，甚至背离了文学道路的种种比较研究给予了中肯的批评，既表现出一定的原则性，也对于与自己见解相反的主张采取了相对的灵活性。

本书的作者们围绕什么是比较文学的问题，对比较文学中一系列重大而又有分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探讨。这些内容，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自会领略到，在此我们仅再就书中关于翻译的见解作一点提示，因为这是一个对于我们相当重要的问题。首先几位作者对翻译概念的理解是富有启发性的。书中指出，把一部作品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是翻译，读者阅读一部作品实际上也是在翻译，“文学首先翻译现实、生活、自然，然后是公众对它无休止地翻译”。从这个意义上，比较学者尤其要重视翻译和对翻译的研究。其次对于翻译的功能，书中指出，“翻译不仅仅是表面上使读者的数量增加，而且还是发明创造的学校”。而指出这一点，正是“比较学者的任务”。“翻译可以使人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作家、语言和公众。”（见第七章诗学）最后，书中所注意到的把翻译的意识、比较的意识以及总体文学（或世界文学）的意识有力地加入到文学史（包括国别文学史）的撰写和研究中去，对我们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我们的文学史中，还没有一部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及其重要价值给予恰如其分的地位和评价。而要

写出一部具有独立价值的国别文学史，少了比较的意识和总体的意识是很难达到要求的。

此外，本书对文学史的断代、分期、归类以及确定某种流派的起源与归向上所提出的见解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尤其对一位比较学者和愿意从事比较研究的文学批评者与爱好者来说，本书所论及的比较高度的方法、思路和步骤是非常丰富多采的，它俨然象在一匹千里马面前展示了一条漫长而修远的征途，召唤它、鞭策它来大显一下身手。它象给富有探索精神的青年作家们展示了一个神秘而富饶的大千世界，吸引着他们把自己敏锐的探测触角伸向一个辽阔而尚待勘察的领域。总之，这部著作给予人的是一种开拓精神和进取精神，是一种活的机体和流动发展着的生命力，而不是凝固僵死的教条。

最后，我们要特别提一句的是，这部书所具有的崭新的面貌及其内在的蓬勃的生机，足以使那些由于误解或流言所造成的对比较文学中的法国学派的一些不必要的成见顿时扫地以尽，同时为持这种成见者及对法国比较文学现状无知或知之不多却在侈谈法国学派的人提供了一个启蒙读物，使他们真正看到当今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壮丽气象和崭新面貌。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承蒙季羡林先生给予支持和关注，承蒙布吕奈尔先生为本书的译本写下了富有纪念意义的序言，在此，我们对他们，以及对本书的翻译工作曾经给予过支持和关注的所有同志、同仁深表谢忱。并请读者对译文提出批评指正。

本书译者序、引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由葛雷翻译；

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接近一个定义”、“基本书目”由张连奎翻译。

本书原注均放在各章之后，译注采用脚注。

译 者

1987年11月

中译本序

比较文学是一门比较晚近的学科。它肇始于十九世纪初，但只是到二十世纪才有了长足发展。尤其引人触目的是，它在我们的时代得到了世界性的发展。它远远超出了西方国家的范围，超出了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展现出一种包容整个世界文学的气势，从而更好地使人们了解文学间或更广泛一点说，文化间的传播、接受、影响、突破和对话等现象，从而在形形色色的本文中，在它们的变化中找出一些恒定的东西和根本的联系。从这方面说，比较文学有助于人道主义和各国人民间更好的了解，它尤其是一种对于文学本身，确切地说，能够建立起一种同情和友好的联系满怀信心的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当代的中国向这样一门完全现代的学科进一步地敞开大门怎能不深感快慰呢？中国这个拥有灿烂的古老文学瑰宝的大国，这个经历了由种种文化与文明的冲突所造成的动荡的大国，是世界对话中起根本作用的国家之一。在思想史（欧洲所了解的道家主义与儒学）、比较诗学（中国古诗以及今天在法国七星文库发行的古代长篇小说具有相当的魅力）、丰富多彩的文学类型（例如与西方国家的同类型的文学相比，中国的编年史艺术、中篇小说的艺术都有其独特性）诸方面，中国始终是我们的一个令人敬佩的楷模和广阔的研究领域。我们对巴尔扎克、司汤达、《茶花女》、罗曼·罗兰以及最近雷蒙·让在中国受到欢迎又怎能无动于衷呢？

我们热烈地祝贺中国的同仁们今天在自己国家的比较文学中所取得的进步。我们巴黎第四大学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在他们中已经有了几个知音，尤其是本书的两位译者张连奎和葛雷先生更是我们的知音，我们仅向他们致以十分诚挚的感谢。

彼埃尔·布吕奈尔

1985年10月3日

目 录

序.....	季羨林 (1)
译者前言.....	(3)
中译本序.....	布吕奈尔 (9)
引论.....	(1)
第一章 产生与发展.....	(15)
历史.....	(15)
物与词 (15), 先驱 (20), 第一次征服 (23), 作为科 学的比较文学 (26)	
现状.....	(30)
战后的发展 (30), 国际会议的时代 (31), 国别协会的 发展 (32), 研究中心的政策 (33), “法国学派”和 “美国学派” (34), 过去和未来的进步 (35)	
第二章 国际文学的交流.....	(38)
语言知识.....	(39)
人及其见证.....	(41)
旅游者 (41), 旅游的影响 (47), 集体的作用 (52)	
工具.....	(56)
印刷品的文学 (56), 翻译与改编 (58), 启蒙的著作 (64), 报刊 (67)	
机运、成就、影响、来源.....	(70)

“x和y”公式及其扩展·····	(83)
形象与人民心理学·····	(89)
第三章 总体文学史 ·····	(95)
相似的原因·····	(96)
文学类型(97), 生活的观念(100), 风格(101)	
走向世界文学·····	(102)
文学的大整体(104), 文学的“始源”(108)	
历史分期问题·····	(110)
短期国际性分期(112), 代(114)	
第四章 思想史 ·····	(118)
哲学和伦理学思想(119), 宗教思想(123), 科学思想(125), 政治思想(127), 感情传统和潮流(131), 文学和艺术(133), 危险和界限(137)	
第五章 关于文学的思考 ·····	(141)
总体文学·····	(142)
认识论·····	(150)
向文学理论发展·····	(156)
有关文学的理论(156), 文学性(158), 连贯, 偏离、密度(160), “文学层次”(162)	
第六章 主题法和主题学 ·····	(167)
主题方法·····	(169)
主题法和主题学(169), 主题研究的特效性(174), 主题研究的模式(179)	
文学神话研究·····	(184)
母题研究·····	(191)
主题研究·····	(194)
第七章 诗学 ·····	(205)
文学形态学·····	(208)

作品构成形式(206), 措词方式(211), 文学转换的现	
象学(213), 翻译美学(215), 整理和说明(217),	
一个新的标准: 有意义的不忠实(219), 翻译和语言的	
炼金术(221), 自动翻译(223) 永久结构和特殊变化(224)	
接近一个定义.....	(226)
基本书目	(234)

引 论

让-保尔 (Jean-Paul) 写道: “引入一个新词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把它做为标题写在书页上”。把“比较文学”写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正是这个道理。但这个词不是新的,它是十九世纪的创造;方法也不是新的,从波斯奈特(Posnett)1886年的著作《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到马利尤斯-弗朗索瓦·基亚(Marius-François Guyard)1978年修订的《比较文学》(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第六版,以这个名字为题的教材层出不穷。我们这本书也不例外。在保尔·梵·第根的《比较文学》(1931)和克劳德·比叔瓦(Claude Pichois)和安德雷-米歇尔·卢梭(André-Michel Rousseau)的《比较文学》在同一家出版社发表以后,我们这本书从后一本书中撷取众多的内容的同时,企图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比较文学”?

对于这个问题,以前的书和这本书一样曾企图回答过。但自1931特别是1967年以来,比较文学的研究在暗淡的光景中进行着。难道象1971年它的一个反对者所宣称的那样,因为它“在文学的划分中,具有表现出最大思想混乱的学科的特点”吗(一)?难道因为它想对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各种语言的各种文学,甚至对反文学或副文学的各种表达形式过多地加以束缚吗?难道因为十五年来它有向人们叫做“总体文学”的方向演

变的趋势吗？1968年以后，“总体和比较文学”接替了“比较文学”或“现代比较文学”的古老讲坛。1974年新索尔邦大学（巴黎第三大学）的教授艾琼伯（Etiemble）想从事一种“（真正的）总体文学”。仿佛到处都如此，人们以为必须以美国为标准，仿佛这是结束大洋两岸的比较学者们的争论的一个途径似的，“总体文学”一下子冒出来，加入到比较文学之中，有时为了帮助它，有时为了取而代之。

请不要误会，我们以上所说，并不是这样一些保守者的言论：他们是对自己的时代曾被当做新书而现在却成了古董的书或不到一个世纪以来的传统的卫道士。近几年来的经验证明，正是由于总体文学，比较文学才争得了讲台，更确切说是在法国赢得了群众；当它在想对话时，这种对话也不再是沉闷的对话。但比较文学的扩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地使之摆脱了以往有节制的题目，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这个例证来自于让-保尔·萨特的《境况》第二卷里的《什么是文学》。它也来自美国，来自S. S普拉维尔（S. S. Prawer）的书《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Harper & Row, 1973），这本书是为了回答最初的问题“什么是比较文学？”而写成的综合性的书，这本书的副标题谦虚地起名为《An Introduction》。胡戈·迪塞林克（Hugo Dyerinck）的书《Komparatistik: Ein Einführung》（《比较文学引论》）（Bonn, Bouvier Verlage, 1977）亦如此。论著的时代似乎过去了。

比较文学意味着什么呢？有文化素养的爱好者从流行的书籍中所得到的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是令人失望的。且不说带插图的《小拉罗斯字典》，就是有六大册经典的《二十世纪拉罗斯字典》（关于“比较”的条目）在总共不过几行的关于比

较方面的知识的不同类型的定义中，没有提到使我们感兴趣的一个词。在几乎所有的其他字典或百科全书中，无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都对此保持着同样的沉默。十卷本的《大拉罗斯百科全书》，除了一个简短的、但是可接受的（总是以“比较”做条目，1962年）定义而外，在“文学”条目的结尾处，比较主义占了可贵的半栏，作者以相当的热忱把它做为对一般文学的整个研究的结果，几乎是完美的结果加以介绍。《综合百科全书》（*l'Encyclopædia universalis*，第10卷，1971）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包含着不同要点的概述，然而在这概述中，艾琼伯却不得不承认被这些名目繁多的名称搞得眼花缭乱。他总结道，“在这种情况下，语言的不明确表示了使不止一个现代比较学者感到烦扰的合理的踌躇和迟疑”，因此他选择了约定俗成的表达法做为暂时的提法。

经过八十年正式的和正规的实践（如果我们忽略不计开始的长期的实践），对一个简单而明确的定义尚未达成协议。二次大战前夕，人们以为确定了这个定义，但激烈的论争又使这个定义成了问题。接踵而来的是沉默。然而，人们不需要对这种不稳定加以反省、追究其原委和结束这个局面吗？

1951年，我们对一种对比较的否定初次感到惊讶。在M. F. 基亚的《我知道什么？》丛书的第一版序言中，索尔邦大学的教授和当时无可争议的大师马利·加雷写道：“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他补充说：“问题不在于把对高乃依与拉辛、伏尔泰与卢梭等等之间的古老修辞的对照简单地搬到外国文学方面。我们很不喜欢把时间耗费在丁尼生（Tennyson）与缪塞，狄更斯与都德等等的相似上。”奇特的比较文学竟是不进行比较的！教条无疑是很束缚人的。假如象艾琼伯在他1963年的一本著名的小册子（1977年再版）所号召的那样

“比较不是理由”，假如甚至比较不是比较文学存在的理由，起码它提供了一种应该恰如其分地使用的材料。在很多虚假的比较中，其中必然存在着导致发现一种影响或照耀想象的领域的一种比较。比较在比较文学中起着一种启发的作用。因此，米歇尔·凡·海尔布特（Michel Van Helleputte）在比较十一种不同的朱提斯^①（Judith）的同时，指出，季洛杜（Giraudoux）每次在他的朱提斯中之所以背离圣经的传统，是因为他追随弗雷德里希·海贝尔（Friedrich Hebbel）或出于自己的苦心孤诣^②。在一种严格的方法的指导下，比较可以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于连·海维埃（Julien Hervier）用他的《德里约·拉罗舍尔和容格尔——两个反对历史的家伙》（Drieu La Rochelle et Jünger—deux individus contre l’histoire, 1978）以及让·维斯日尔拜（Jean Weisgerber），《福克纳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交汇与影响》（1968）。

比较文学（或所谓的比较文学）最近的发展使我们格外吃惊。诸如，或者只在连环画上发誓，或者把他们的调查进行到邮票上去，更有甚者，他们还发明了装细纹唱片的封套上的符号学。这种比较文学倒是想进行比较，但它却不再是文学。或者更确切说，它将信将疑地选择了社会的边缘。说实在的，它大概尤其自己对自己缺乏信心，它把那些标志着文学顶峰的著作《神曲》、《堂吉珂德》和《追忆流水年华》留给了专家们，而把那些二流的名著做为自己的精神食粮。无疑，这些未被探索的广阔领域值得比较学者们加以探索。但当勒内·基兹（René Guise）把长篇连载小说做为宏伟的论题时，当他

^① 朱提斯是旧约中以色列著名的女英雄。